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〇二三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八六

曾經有一次

ONCE IN A LIFETIME

原 著：DANIELLE STEEL

譯 者：姜 恩 娜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發行：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主編：李純慧

美術編輯：李復君

校 對：曹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著 作 權：台內著字第27401號
執照字號

第 二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三 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20元 港幣33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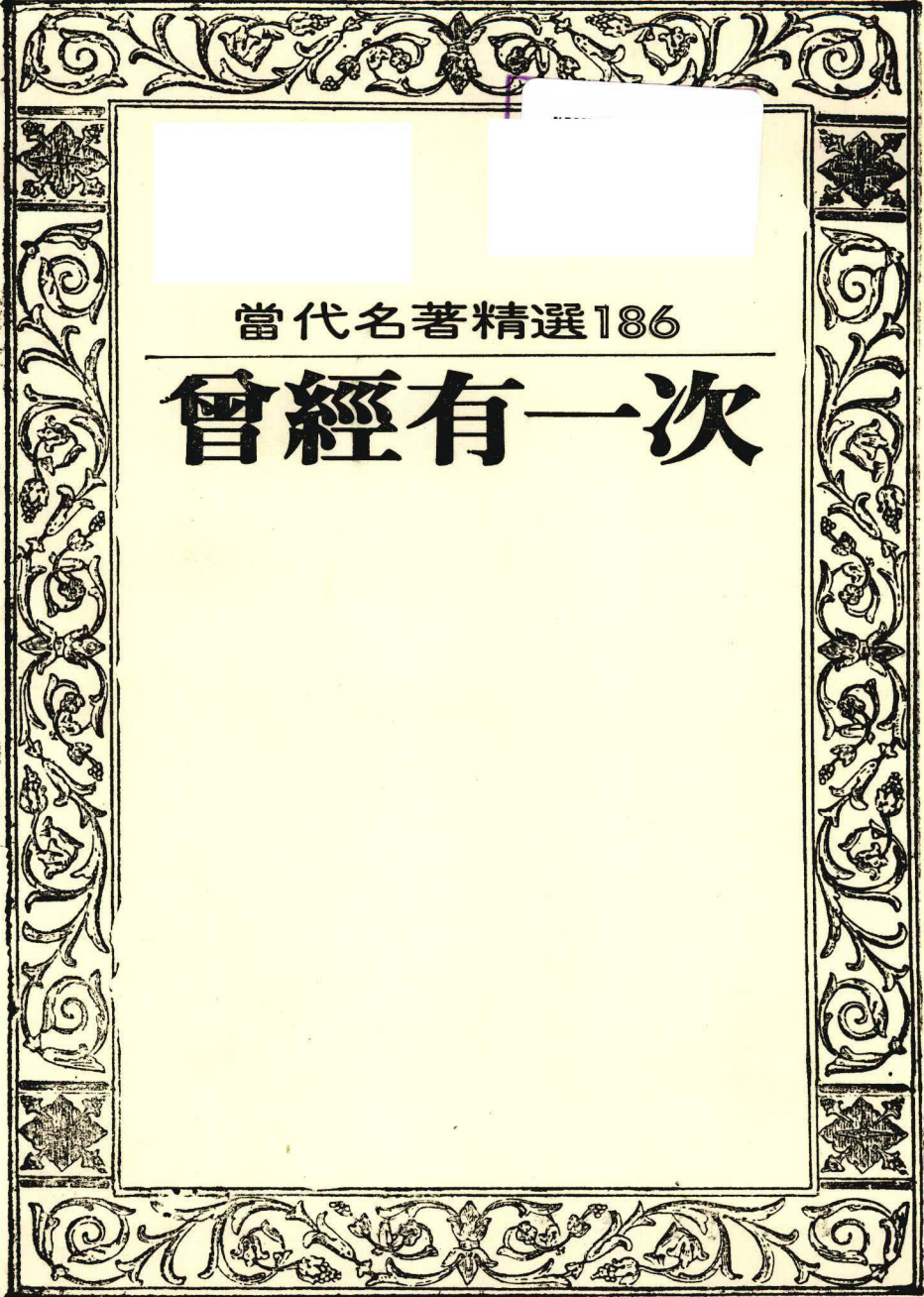
DANIELLE STEEL 著・姜恩娜譯

曾經有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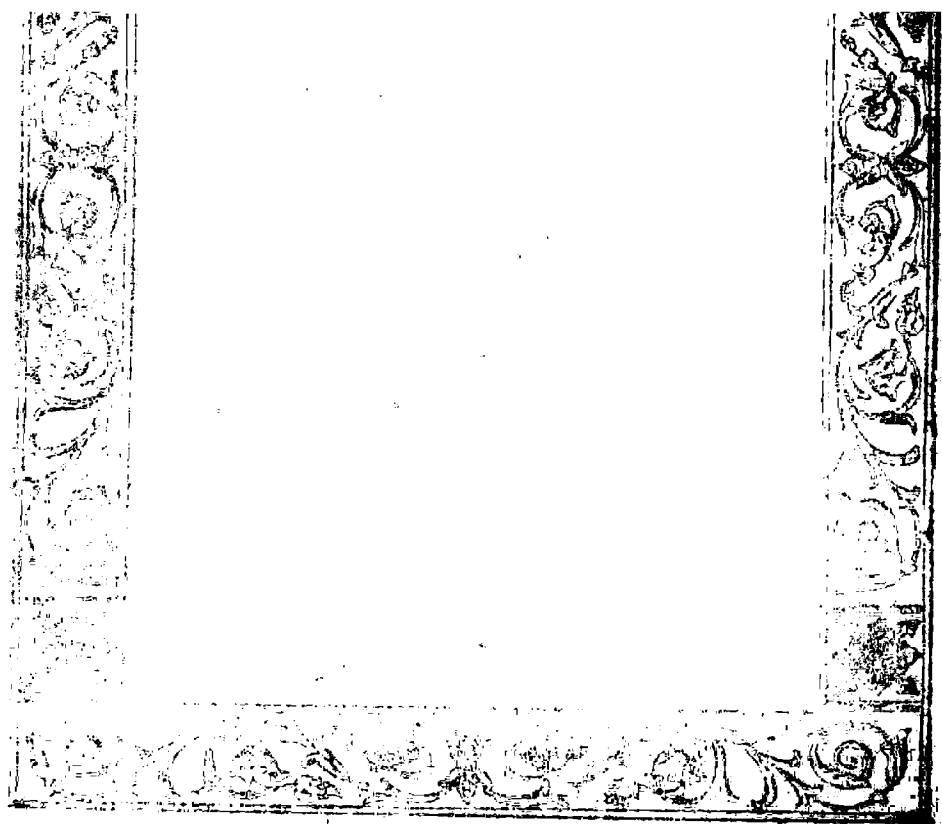
DANIELLE STEEL 著・姜恩娜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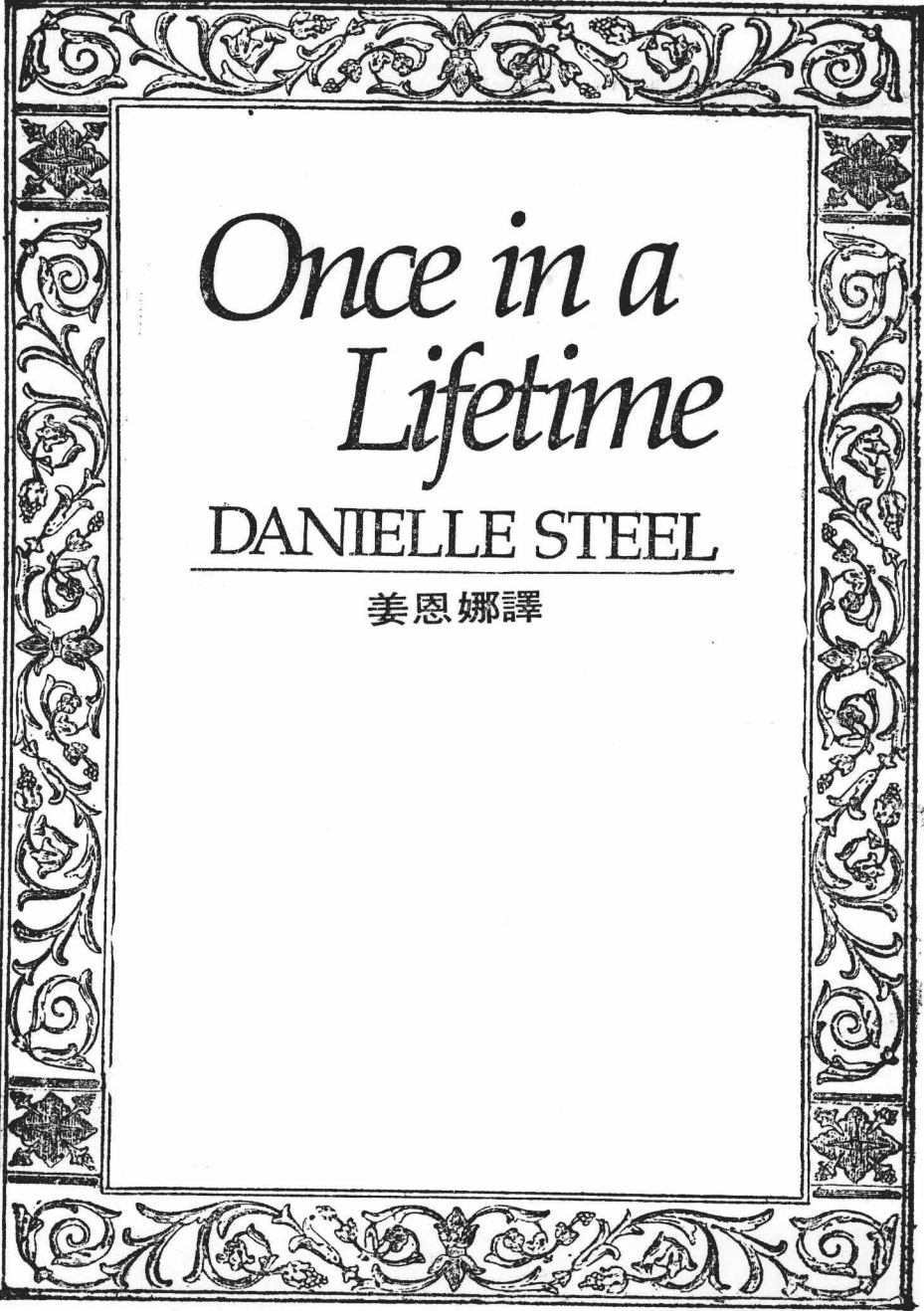
曾經有一次



當代名著精選186

曾經有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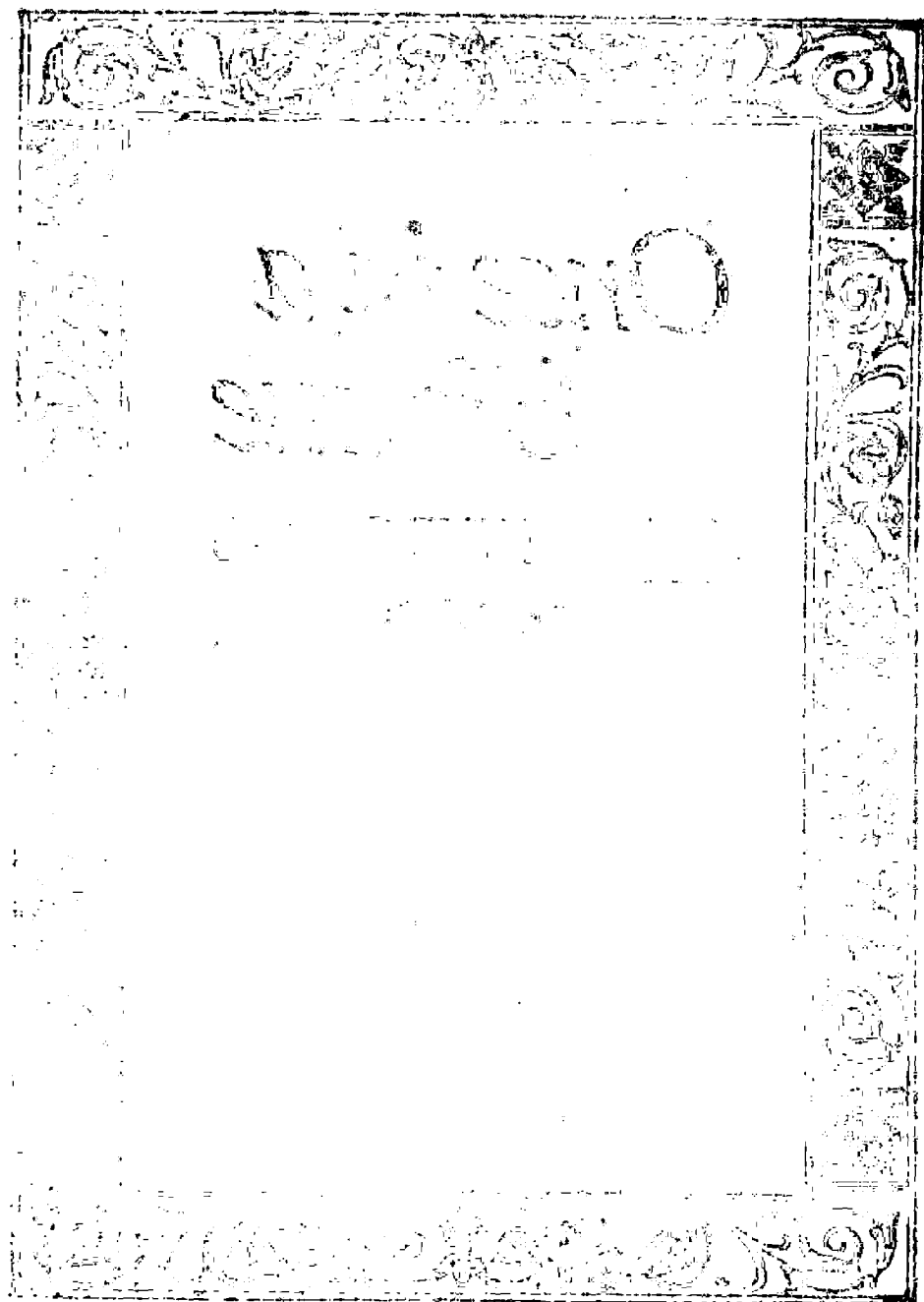




Once in a Lifetime

DANIELLE STEEL

姜恩娜譯



主要人物表

黛芙妮·菲爾茲 (Daphne Fields)

——紐約著名的女作家，小名黛芙。

馬修·丹尼 (Mathew Dane)

——研究並從事於聾啞兒童教育的專家。

安德魯 (Andrew Jeffery Fields)

——黛芙妮·菲爾茲與前夫傑夫端所生的兒子，先天失聰。

約翰·福勒 (John Fowler)

——黛芙妮在新罕普什爾結識的密友，鼓勵黛芙妮走上寫作之路。

森士丁·威克飛爾得 (Justin Wakefield)

——著名的好萊塢男明星，因工作之便而與黛芙妮相識。

芭芭拉·賈維絲 (Barbara Jarvis)

——黛芙妮的秘書兼益友，有助於黛芙妮甚多。

湯姆·哈林敦 (Tom Harrington)

——芭芭拉的未婚夫，洛杉磯名律師。

伊莉莎白·瓦特金 (Elizabeth Watkins)

——紐約李諾克斯山城醫院的護士，也是黛芙妮的忠實讀者。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

客官，您要什麼？

大燴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喏！來盤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腩腩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厨六年，敢向讀者誇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即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

陳 斌

聖誕夜。風雪中的紐約別有一種啞啞的岑寂，好像許多明燦燦的色彩給攪和在白色的雪花之中了。從窗口往中央公園的方向看過去，只見雪花不停地飄舞著，將大地塗抹成一片雪白。一切看來是那樣的沉靜，安寧……不可避免的，只有街道上隨處可聞的紐約市塵之音。號角爭鳴，歡聲四起，清脆的梵音和絡繹不絕的行車，渲染出佳節的歡樂氣氛，然而，這許多交織在一起的聲音，聽來又是如此地幽渺，近乎微不可辨。在聖誕夜狂歡進行到最後一分鐘的時候，還有些什麼在蓄勢待發，那是由笑聲和禮物掀起的美妙高潮……匆匆忙忙趕著回家的人們，抱著滿捧的禮物；唱聖詩的引吭高歌；還有無數假扮的聖誕老人，臉孔紅通通地，步履踉蹌不穩，他們迎著酷寒，慶祝佳期的最後一夜。女人們緊緊拉著孩子的手，警告孩子們小心，不要滑倒了；風雪中，他們笑容滿面，歡聲不斷。每個人都是行色匆匆，興致高昂的。此夜此景，表現出無比的和諧氣氛……聖誕快樂！……守門人拿了小費，興高采烈地連連招手。一天之中，一個禮拜之內，歡樂即將被人淡忘，禮物都已拆開，美酒盡入腹中，大把大把的鈔票也揮霍掉了。然而，在聖誕夜裏，一切尚未成為過去；一切都只是剛剛開始而已。對於孩子們說來，幾個月的盼望，為的就是這一夜；對於成年人說來，聖誕夜又無疑是數週忙亂生活迄

尾聲，數不清的派對，不停地購物，交際應酬，準備各種禮物……滿懷希望就像紛紛墜落的雪花一樣清新。憶起遠去的童年和忘却已久的情愛，懷舊的心情勾起唇邊的微笑。這是往事喧騰，希望湧現和愛意綿綿的時節。

雪，不停地落著；頻繁的交通終趨於疏落了。天寒刺骨，只有三三兩兩堪稱爲百折不屈的行人在雪地裏走著，踩得腳下的積雪咯吱有聲。當天早些時候已經半融了的雪水，此刻又凍成厚冰了。非但如此，其上還覆蓋了深達六吋的新雪，頗易使人不明就裏地陷於險境，尤其是到了晚上十一點，交通已進入停擺的狀況。在紐約，這樣沉默的情景非比尋常。偶或劃破周遭寧靜的，只有遠遠傳來的號角聲，或是人家招呼計程車的叫聲。

十二點，一羣派對剛散的人們發出有如子夜鐘聲的喧鬧，走過東六十九街。他們笑著，唱著，因為他們度過了一段美妙的時光。在派對中，他們暢飲香檳，另外還有熱甜酒以及加了香料的葡萄酒，任憑取用；巨型的聖誕樹和大碗大碗的爆米花更裝點出節慶的氣息。每個人離開會場的時候都收到了一些小禮物，諸如香水瓶組啦，盒裝巧克力糖啦，或是一條漂亮的圍巾，一本書什麼的。派對的主人曾任紐約時報的書評家，他的妻子則是一位享有令譽的女作家。他們的客人十分有趣，從初出茅廬的小作家到名鋼琴演奏家，從絕世美女到大思想家都包括在內。他們齊聚在主人位於市區寓所內的大客廳裏，一個管家和兩個女侍穿梭其間，爲他們遞送開胃小點和各種飲料。這個派對本是一年一度的聖誕雞尾酒會，按照慣例總要到凌晨三、四點鐘才會結束，午夜前離開會場的客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一小部分的客人裏面有個身材嬌小的女子，她身著深色貂皮大衣，還戴了一頂很大的貂皮帽子，整個身軀被巧克力的豪華皮毛衣飾包得密不通風。當她向朋友們最後一次揮手，準備踏上歸途的時候，寒風裏，唯能見到她的臉龐從衣領邊緣露了出來。她不想和大家合搭計程車，一個晚上，她見到的人已經够多了；此刻，她寧可享有一份孤獨。對於她說來，聖誕夜往往意味著難捱的時刻。多年來，她總是待在家裏度過的，除了今晚以外，除了今年的聖誕夜以外。這個聖誕夜，她很想見見朋

友們，就算只有片時相聚也好。每個人看見她出現，無不驚喜交集。

「黛芙妮，真高興你來了。你在寫新書嗎？」

「才開始動手。」她藍色的大眼睛看來十分柔和；細緻而甜美的臉蛋不像是她那種年齡的人應該有的。

「怎麼說？是不是下星期就要完工啦？」她素以多產而聞名，然而，過去一年中，她一直在為一部電影工作。

她的嘴角又浮現了一絲笑意，這次，她笑得更開心了。她對他們的揶揄早就習以為常。那裏面包含了些許妒嫉……好奇……還有尊敬的成分。她是一個能够同時引發人們這三種感受的女人。在文藝圈子裏，黛芙妮·菲爾茲深受衆人矚目，她獨來獨往，工作勤奮，滿懷大志，而又果斷堅決。縱使她出現在某個場合之中，她整個人也並不真正讓人看見，總好像和對方保持著一定距離似的，教人捉摸不清。然而，當她凝視著你的時候，你却可以感覺到她進入了你的靈魂深處。一切的一切，她無不瞭然於心；然而，即使在此如此的時刻之中，她似乎也不希望被別人一眼看透。她和十年之前全然不同了。廿三歲的時候，她喜歡和大家攪和在一塊兒，舉止有趣，為所欲為……她被人呵護得無微不至，很有安全感，不知憂愁為何物。現在，她沉靜多了。昔日的歡樂成為她眼角稍縱即逝的流光，埋葬在她心靈中某個不知名的所在，偶或有餘波盪漾。

「黛芙妮？」走到麥迪生廣場轉角的地方，她聽到了一陣因為落雪的關係而幾乎淹滅了腳步聲，立刻回轉身來。

「什麼事？傑克？」傑克·霍金斯是她目前工作的那家出版社——哈柏瓊斯出版社——的總編輯。此刻，他的臉被凍得紅通通的，兩隻眼睛在寒風裏發出水清耀眼般的透藍。

「不要我送你一程嗎？」

她搖搖頭，又笑笑。她纖弱不勝的體態再度予以他極大的震撼！她就那樣全身被貂皮衣飾緊緊裹住，一雙戴著黑色皮手套的柔荑則揪著衣領不放。『不用了，但還是要說聲謝謝。我真的很想走一

走；我就住在街道那頭。」

「時間太晚了。」他和以往一樣，每次見到她，總覺得自己想要把她攬在懷裏。然而，他從來沒有這麼做過——不管他心裏多麼喜歡。其他許多男人也是如此吧？卅三歲的她，看來還只是芳齡廿五的模樣，有時甚至才十二歲……她不堪一擊，清新可人，細緻優雅，……除此之外，還有些別的什麼……。這女人的眼裏盛滿了載不動的孤寂，能扯得人心碎！雖然她對人一逕以微笑相向，雖然她看人的時候，顯得熱切無比。若果說命運是公平的，她就不會是今天這種樣子了。事實上，她已成爲了今天這種樣子。『午夜了，黛芙……』在加入其他漫步而歸的行人西去之前，他仍有所遲疑。

「傑克，今夜是聖誕夜，天氣又冷得可以讓人瘋掉，」她咧嘴一笑，幽默感霎時躍入她的雙眸：「我不認爲會遭到強暴。」

他微笑道：「當然不會了；但是你可能滑倒在雪地裏，爬不起來。」

「啊哈！而且，我還會摔斷手臂，好幾個月都不能提筆，是嗎？別擔心，從現在起直到四月，我沒有限時截稿的工作。」

「看在上帝的份上，來吧。你可以跟我們一道回家喝上一杯。」

她跼起脚尖，用一隻手拍拍他的肩膀，同時吻了他的臉頰。『你自己走吧！我很好。不過，還是謝謝你的好意。』之後，她揮揮手，要他離開；一轉身，她快步沿著街道走過，把下巴藏進領圍裏，目不斜視地一個勁兒往前走；既無視於商店的櫺窗，也不去看少數幾個從她身畔經過的行人臉龐。風，颳在她的臉上，那感覺真好。回家途中，她心情亦是整個晚上最好的時候。參加派對總是這樣，使人不勝其煩。不管派對的氣氛顯得多麼愉快，不管她認得的人有多少，派對就是派對。她不想一個人冷冷清清地守在公寓裏，讓一年以來的回憶糾纏著她……她不希望……不能夠再忍受了……即是現在，風雪把她的臉孔颳得刺痛，她又加快了腳步，似欲超越不快的往事，但它們仍重回她心頭。她始終沒有能够做到。

她幾乎是下意識地快步走到了街角，左右一望，沒有車輛，推測是綠燈亮起的時候……她這種動

作彷彿是自認：只要走得够快，只要越過了街心，一切不愉快的記憶都將被拋諸腦後。然而，她不論走到那兒，總把它們隨身攜帶著……尤其是聖誕夜裏。

她很快地跑過了麥迪生大道，險些滑了一跤，站立不穩；還好她兩臂撐得够開，恢復了平衡。到達對街，她迅即左轉，想通過另外一條街道；這一次，她來不及抬頭細看，一輛車身很長的紅色汽車搶著闖過綠燈的空檔，剛好也就是她的方向燈變成紅色的時候。坐在駕駛身旁的一名婦女發出了尖叫，隨之而來的是猛烈的碰撞聲，車中的旅客驚叫不迭。行駛在雪地裏的車子發出刺耳的滑行異聲，最後總算停下來了。時間不知過了多久，一切又歸於平靜。後來，所有的車門一下子都打開了，約莫有十來個乘客從車上衝下來。駕駛匆匆跑到她身邊停下來的時候，沒有人出聲，沒有人發言，也沒有人尖叫了。她俯臥在雪地裏，像個小小的破布娃娃。

「噢，天哪……噢，天哪……」他孤立無援地站在那兒，過了一會兒，才像發瘋似地轉過身子對他身旁的一個女人說：「看在上帝份上，去叫警察來呀！」他的眼光裏流露著憤怒和恐懼，好像是認為某個人應該為這事件受到譴責，不過，絕不是他。他跪落她身畔，不敢碰她，不敢移動她，最怕的就是發現她死了。

「她……還活著嗎？」另外一個男人也跪在雪地上駕駛的身邊，呼吸中盡是濃重的波旁酒味道。『我不知道。』她沒有了動作，沒有任何聲響，鼻孔不再噴出白茫茫的熱氣，失去了任何生命的跡象。駕駛伸手輕輕碰了碰她的身體之後，突然發出輕微的啜泣聲。『我害死了她，哈利……我害死了她……』他張開手臂，兩個本是朋友的男人跪在雪地默默相擁，內心的惱恨不可言喻；直到兩輛計程車和一輛未載乘客的巴士路過現場，停了下來。那幾位駕駛也都下車一探究竟。

「怎麼搞的？」一下子，現場就活絡了起來，大家彼此交談，解說……是她衝到車頭前面……連頭也沒抬……沒有發現她……地下結了冰……車子停不住……。

「天殺的警察！你最需要他們的時候，都到那兒去了？」雪花飄落在那位肇事的駕駛身上，他發出了詛咒……他一直在想，却怎麼也弄不明白。一個鐘頭之前，大家不還是在唱那條聖誕歌曲嗎？……

『平安夜，聖善夜』……而今，這個女人却躺在他面前的雪地裏，不知已經死掉了？抑是活不久長？在這種時候，一個該死的警察都沒有來！

『小姐？……小姐，你聽見我說話嗎？』那輛巴士的駕駛也跪了下來，他的臉湊近她的臉，想藉此試探是否能感受到她的氣息。『她還活著。』他抬起頭來看著大家說。『有人帶了毯子嗎？』竟然不見有人反應。之後，他幾乎要發火了：『把你的外套給我。』有一會兒，那紅色大車子的駕駛好像被嚇得半死的樣子。『小子，看在上帝份上，把外套脫下來吧！這女人也許快要死了！』對方這才急叩應命；另外兩個人也照樣脫下外套。他們用好幾件外套把黛芙妮蓋得好好的。『不要搬動她。』黑巴士老爺車的駕駛看來胸有成竹，他不但仔細把黛芙妮的身子用外套裹緊了，還輕輕拍撫她的臉，免得被雪凍僵。過了一會兒；紅色閃光燈出現了。那是一部紐約市的救護車，到目前為止，他們整一夜忙得不可開交。每年聖誕夜幾乎都是如此。一輛警車尾隨其後，當它抵達現場的時候，警笛大作，發出高亢刺耳，令人不忍卒聞的鳴叫。

醫護人員迅即趕赴黛芙妮身畔，警員介入了實況，動作反而更為慢條斯理起來。倒是肇事駕駛趕緊迎向他們；他的態度已沉穩多了。他身體抖顫得極其厲害，那是因為他除了外套，耐不住酷寒的關係。巴士駕駛看著醫護人員緩緩地把黛芙妮抬上擔架。她一點聲音也沒有，對於痛苦失去了知覺。他現在才看見她的臉上皮都脫落了，還有好幾個地方被割傷了。但因為她是俯臥在雪地裏的關係，所以看不見血漬。

警方聽取了肇事駕駛的報告，並且說明必須在接受酒精試驗之後，才能決定是否釋放他。大夥兒七嘴八舌地宣稱他是清醒的，當天晚上他所喝的酒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都來得少。是那個名叫黛芙妮的女子，連看都沒看就闖到車頭前面，以致碰上了紅燈。

『對不起，這是例行公事。』警員對肇事駕駛絲毫不表特別的同情；瞥見黛芙妮的臉孔時，表情也一還是淡然的。在他們看來：她只是另一個女人，另一個受害者；車禍不過是另一樁案子而已。每天晚上他們所見到的情況，甚至比這個還要糟糕。遭受歹徒襲擊的，被人毆打的，謀殺案件，強暴案